

## 宣教隨筆

---

### 宣教隨筆 29：全球化與宣教 (七)

葉大銘

本期開始探討全球化與宗教。宣教中宗教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目。全球化帶來宗教什麼影響？世俗化是否全球的現象？如果這樣，宗教是否漸漸消失？如果不是，宗教仍然存在甚至復興有什麼原因？不同宗教的共存帶來什麼後果？這些都是重要問題，但也是很複雜的問題，在這幾期只可以簡單的論述。

通常討論全球化與宗教時候，就會從世俗化開始。但是其實全球化與世俗化沒有直接的關係。只不過現代全球化開始時最大的推動力來自西方，當時西方是處於現代化時期，所以將現代化帶至全球。世俗化就是現代化的一個產品，所以也藉著全球化傳至全球。並且世俗化並沒有帶來宗教消失。因此我們應該從另一個角度來開始探討全球化與宗教，然後才論到世俗化。在這期我會從布迪厄 (Bourdieu) 的場域論和羅拔臣 (Robertson) 的場域論來探討。

#### 全球化與宗教場域

皮耶·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是法國知名的社會人類學者。場域 (field) 是他的社會學的一個重要概念。場域是一個網路，一個社會行動者 (social agent) 或制度參與的社會空間。在這場域內參與者用不同手段、競爭來爭取資本 (capital)、地位、價值等東西，因此形成有些參與者享有更大的權力和利益。他們會憑著權力來限制其他參與者爭取資本、地位、價值等東西。<sup>1</sup>就好像象棋棋盤，有一些棋子比其他棋子更有權力和更重要。因此場域有兩種含意。第一，場域是權力的場域。第二，在場域裏有不同等級和不同權力，參與者的關係是掌權、服從或平等。<sup>2</sup>

場域的邊界線不一定是清晰的，在乎參與者的權力較量的後果，可以擴大或減少。所以場域是鬥爭的場域。<sup>3</sup>

有很多不同的場域，例如政治場域、經濟場域、宗教場域等。每個場域都有自己的遊戲規則和架構，但是所有場域都是權力的場域，有高級和低級，有掌權的和服從的，有鬥爭爭取資本地位等。<sup>4</sup>

因為場域是權力的場域，所以政治場域是最重要。而在現代社會裏國家制度就是最重要的政治場域的參與者。<sup>5</sup>從這觀點，我們可以看到全球化帶來的轉變。全球化沒有令全球取代國家，但是削弱了國家的影響力，所以我們不單要考慮國家性的場域，也要考慮全球性的場域。<sup>6</sup>

在宗教場域裏，既存宗教制度為了保護自己的主導地位和資本，就排斥壓迫新來的宗教。有很多排斥的手段，從意識形態方面標榜新來宗教是迷信、異教或邪教，或是妖魔化為魔術妖術。<sup>7</sup>例如基督教傳來中國時，被士大夫標榜為洋教，不是中國人的宗教，藉此阻擋國人信主。在日本也是一樣，基督教是被標榜為西方宗教，不配合日本人的和魂，引致只有少數日本人信主。排斥手段甚至包括與政權攜手壓迫新來宗教。例如中國政府列一些不被承認的宗教（包括一些基督教教會）為邪教，因而排斥與打壓。

我們可以按著以上的概念來看全球化與宗教的關係。宗教的全球化帶來全球的宗教場域。全球化對宗教的影響是複雜模糊的，以下幾點說明：

### **1. 全球的宗教場域**

如果一個宗教成為全球化的宗教，這宗教在全球的宗教影響力會影響國家的宗教場域，衝擊國家的既存宗教，這些宗教便要採取適應的方法。<sup>8</sup>後果包括宗教復興，或原教旨主義興起，或國家宗教成為全球化（例如日本的佛教、日蓮教、創價學會等），後期會更詳細討論這幾點。這影響也改變國人對這宗教的接受程度。這可以是好或是壞的，如果帶來好印象，便更容易接受；但是如果是壞印象，便更難接受。

### **2. 全球化帶來的宗教機會**

全球化削弱了國家的影響力，但是並不是說普世的人都容易接受新來宗教，包括基督教。不過如果某個宗教因為在國家的宗教場域裏受到攔阻排斥，當全球化削弱了國家的影響，攔阻力會相對減弱，使更多人接受這宗教。例如那些因全球化成為跨國人 (transnational) 可能更容易成為基督徒。<sup>9</sup>有很多人在原生國家裏不會接受基督教，但是移居西方或去西方留學時便成為基督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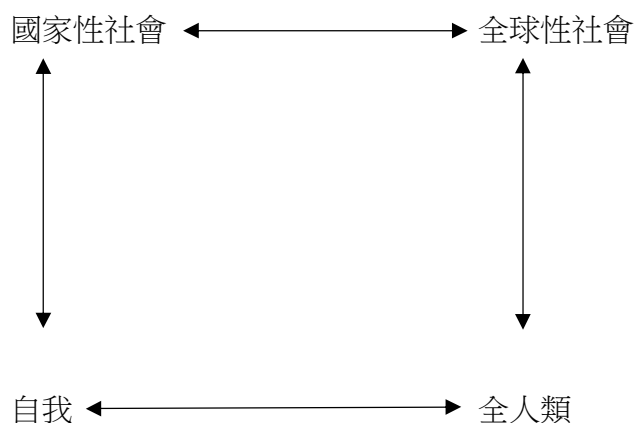
### 3. 全球的宗教場域和國家的宗教場域的互動

在全球的宗教場域裏，某宗教為了適應而改變信仰和制度。這些改變可能帶來這宗教在某國家裏的衝擊。另一方面，這宗教在某國家的情況也可以帶來這宗教在全球的宗教場域裏的衝擊。有關這方面，可以藉著羅拔臣 (Robertson) 的場域論來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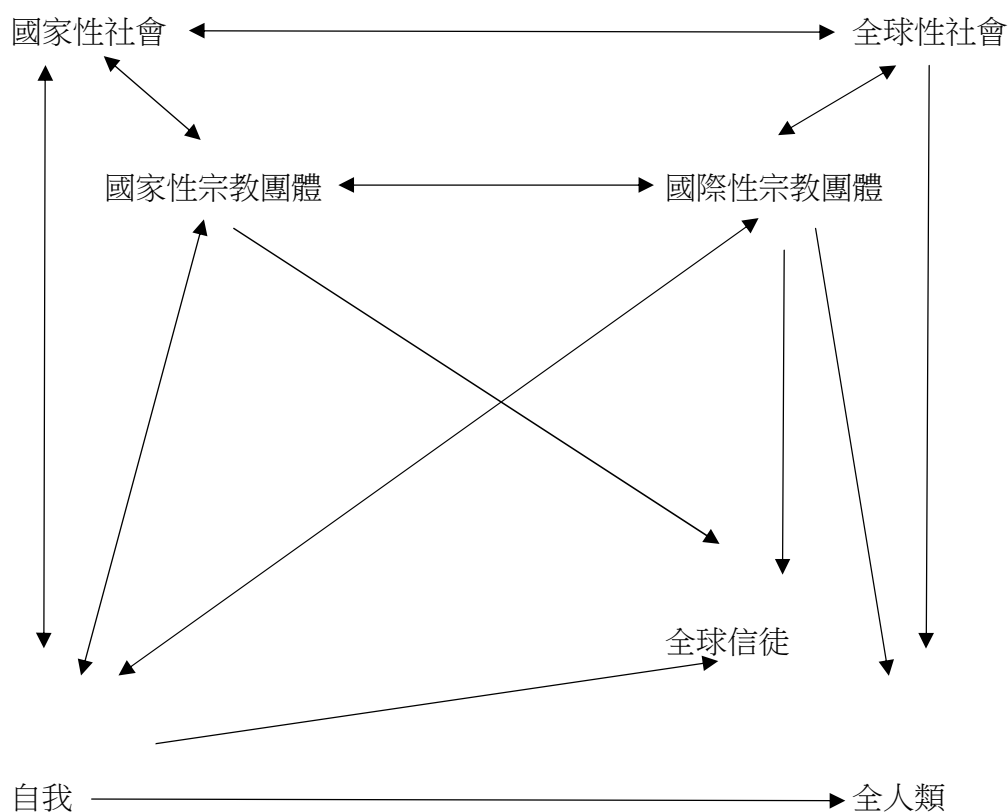
#### 全球化與宗教的互動

羅拔臣 (Robertson) 的場域論不如布迪厄的場域論，不是用來作社會學的基本概念，而是用來說明在全球化下自我與全人類、國家和全球的關係。

在這關係中，全球的社會（組織）和全人類對自我越來越重要。例如個人的身份不單在乎與國家的關係，也在乎與全人類和全球的社會的關係，有很多人受全球的流行思潮和生活方式影響，並且以跨國公民作為自我身份。另一方面，國家的社會也與全球的社會互動，在身份上和運作上接受全球社會的影響。<sup>10</sup>



這些關係也適用於宗教。華爾堡 (Warburg) 根據羅拔臣的場域模式提出雙層式全球場域模式 (the dual global field model)。第一個全球場域是自我 – 全人類 – 國家性社會 – 全球性社會，第二個是自我 – 全球信徒 – 國家性宗教團體 – 國際性宗教團體。這兩個場域都與自我有互動關係。很多宗教有國家性社會和國際性社會，信徒不單認為自己是國民，也認為是屬於普世信徒群體。在某情形下他們的思想行為像國家公民，但在另一情形下他們的思想行為卻像全球公民一樣。下圖就表示這個模式：<sup>11</sup>



在現代全球化之前，自我通常不會與全人類和全球性社會互動，因為國家代表了自我。但是現代全球化的後果就是個人自我可以直接與全人類（藉著不同媒體）和全球社會互動。

這個模式可以幫助我們明白全球化與宗教的關係。一個好例子就是基督教的聖公會。聖公會源自英國，從羅馬天主教脫離出來成為英國的國教，所以原來純屬英國的宗教。但是經過兩百多年的海外宣教，今天全球都有聖公會，並且大部分的信徒是在主要世界，特別在非洲。近年英國聖公會考慮接受同性戀者為會友，並且按立同性戀者為聖職人員。但是非洲的聖公會非常反對，因為他們的信徒人數占全球聖公會的大部分，所以在全球聖公會會議裏否決了英國聖公會的提議。這個國家性宗教團體與國際性宗教團體的互動，影響了全球信徒和自我（個別會友），也帶給國家和全人類不同影響。在道德自由化的西方國家，可能很多人不認同，但是在保守的主要世界，這卻是被歡迎的決定。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六十三期 Vol 6, No 1 (January 2021)

---

<sup>1</sup> P. Bourdieu, &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ct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97.

<sup>2</sup> Richard Jenkins, *Pierre Bourdieu* (London: Routledge, 2002), 85.

<sup>3</sup> 同上。

<sup>4</sup> 同上 86 頁。

<sup>5</sup> Lene van der Aa Kühle, “Globalization, Bourdieu and New Religions,” in A. W. Geertz, and M. Warburg, ed. *New Religions and Globalization: Empirical,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s* (Aarhus, Denmark: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2008), 98.

<sup>6</sup> 同上 99 頁。

<sup>7</sup> Pierre Bourdieu,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Religious Field,”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13 (1991):12, 26.

<sup>8</sup> Lene van der Aa Kühle, “Globalization, Bourdieu and New Religions,” in A. W. Geertz, and M. Warburg, ed. *New Religions and Globalization: Empirical,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s* (Aarhus, Denmark: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2008), 105.

<sup>9</sup> 同上 106 頁。

<sup>10</sup> R.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 27.

<sup>11</sup> Margit Warburg, “Religion and Globalisation, or Globalisation and Religion?” in A. W. Geertz, and M. Warburg, ed. *New Religions and Globalization: Empirical,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s* (Aarhus, Denmark: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2008), 51.